

## 《尋找蕭塗基》

### 【影片介紹】

《尋找蕭塗基》由鏡電視製作的紀錄片，為節目《另一種注目》系列之一，紀錄片共 3 集，片長總計 69 分鐘，於 2023 年首播，講述受難者家屬走上拼湊歷史碎片的旅程，輾轉呈現「鹿窟事件」的真相與記憶。

發生在 1952 年底的鹿窟事件，是國民黨政權以抓捕共產黨份子為名，在新北市汐止以南的廣袤山區發動的大型政治案件。廣義的「鹿窟事件」包含鹿窟、曉（瑞芳）、玉桂嶺三處「基地」，根據監察院調查<sup>1</sup>，僅鹿窟村就有 896 人被逮捕訊問，其中有 93 人遭判刑，還有 19 人雖未獲刑，卻被保密局長谷正文充作私人僕役。許多互為親屬的農民、礦工遭到槍決或長期監禁，成為籠罩整片地域的恐怖記憶，即便臺灣威權統治長達數十年，仍是相當罕見的地域性大型政治案件。

鹿窟事件遺族蕭敏次離鄉打拼數十年，退休後重新回到童年的農舍，80 歲那年，在本片導演鍾岳明、廖鏡文、林治文及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者的鼓勵下，帶著父親蕭塗基的照片，四處拜訪可能認識他的鹿窟案受難者與遺族，拼湊 9 歲就失去的父親身影；受訪者們一邊回憶著蕭塗基，一邊也回憶著 70 多年前，發生在山村的酷刑、奴役、黨國宣傳，與再也沒有回來的親人。

《尋找蕭塗基》全片記述這段旅程，按照拜訪時序，從蕭敏次的第一站來到最後一站，期間經歷喪母，本人也出現年老失智徵兆。看完全片，彷彿也陪伴蕭敏次走完這趟追尋與失落的旅程。

---

<sup>1</sup> 〈鹿窟事件調查報告公布版〉、〈曉玉兩基地合併調查報告公布版〉。臺北：監察院，2017。

本片雖為電視專題報導的播出方式，但導入紀錄片製作手法，減少旁白而重影像敘事、大量運用長鏡頭呈現受訪者的行為或心境。而以人物故事為主的歷史紀錄片題材，除了因受難者快速凋零而需和時間賽跑，「讓受訪者願意開口」也形同需對抗數十年累積的恐懼與威權遺緒。

### 【背景介紹】鹿窟事件

國民黨軍隊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暴行，讓不少臺灣人將目光轉向正與其爭奪統治權的中國共產黨，期待「紅色祖國」能帶來真正的解放。中共的地下黨與外圍組織，在 1947 年後人數急劇成長——從 1946 年中在全臺僅有 70 名黨員，到 1949 年擁有 1300 名黨員與超過 2000 名外圍組織群眾——終於引起國民黨政權的注意，迫使地下黨組織離開城市，轉往偏僻的鄉村、山區發展。

其中一名中共地下黨幹部陳春慶，出身石碇鄉的山村「頂鹿窟」，是當地村長陳啟旺的堂弟，又與地方頭人蕭塗基是連襟（兩人妻子為姊妹），他運用這層人脈關係，在 1949 年臺北、基隆的組織遭破獲後，引介地下黨到該處山區，邊躲避邊發展，吸收以務農、採礦為業的村民。一些村民認同共產主義的理念而加入組織，但也存在被誘導、脅迫、欺瞞等具爭議的案例。

如陳啟旺之女陳政子回憶<sup>2</sup>，父親知道共產黨可能發動進攻，也對敗露的後果有所設想，但「如果成功，或許可以為臺灣帶來改變。」然而並非所有人都清楚自己的處境，陳政子提到，來到山上的「指導員」隱秘地向個別村民宣傳共產主義，「講完就要他們加入組織」，而村民多半能認同改善生活、資源共享等共產願景，但未必清楚將被扣上叛亂的罪名。若有人心懷疑慮、保持距離，就會被脅迫、恐嚇，甚至私刑處決。

---

<sup>2</sup> 〈陳政子女士訪問紀錄〉，《獄外之囚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（下）》（新北：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，2015）

1952 年，國民黨政府察覺臺北盆地東面存在共黨基地，更直接抓到鹿窟與臺北間的聯絡員。當年年底，由國防部保密局領頭，會同臺灣省保安司令部、臺北衛戍司令部、臺北縣警局等共近萬軍警，大舉包圍南港、石碇一代的山區，在鹿窟村中的小廟「菜廟」設立「聯合臨時指揮所」，將幾乎全數村民視為共犯關押、審訊，之後又在地下黨幹部陳通和供述下，將搜捕範圍擴及瑞芳、玉桂嶺等地。

情治機關鼓勵被捕者彼此告發，換取一定程度的赦免。但弔詭的是，在共黨中地位越高，越有可能得到赦免，而被判刑的大多是山村的農民、礦工——當時中共地下黨為隱蔽考量，採取單線領導，個別成員互不認識，也無法了解組織輪廓，只有高階幹部有可能掌握組織名單，換言之，地位越高者，掌握的資訊對國民黨越有價值，越有可能與之交易。整個鹿窟事件中，僅有 15 人辦理自新或自首，獲得無罪或不起訴，其中 14 人都是外來的「陌生人」，包括共產黨主要領袖陳春慶與陳本江、陳通和兄弟。<sup>3</sup>

除了遭判刑的村民外，也有至少 19 人（包含 6 名兒童）被以「感訓」、「運用」為名被情治機關帶走，多數成為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的私人僕役，時間短則 4 年，長則 6 年多。

長達 40 年的白色恐怖並非均質，以 1950 年代最為嚴厲，鹿窟事件是其中的典型。當時威權政府出於內戰失利的恐懼，動輒嚴懲，且在戒嚴法下，以軍事法庭審判一般人民，破壞了憲政秩序與正當法律程序。受裁判者如果不服判決申請「復審」，上級長官往往還會進一步重判。

---

<sup>3</sup> 〈鹿窟事件調查報告公布版〉、〈曉玉兩基地合併調查報告公布版〉。臺北：監察院，2017。

## 【涉及議題】當事人與家屬的真相權

很長一段時間裡，鹿窟事件與其他白色恐怖案件，都是威權政府的禁忌。解嚴前後相對開放的社會氛圍裡，才有文學、電影等作品敢於處理這個主題。侯孝賢的電影《戀戀風塵（1986）》與《悲情城市（1989）》中，都有左翼青年為了躲避追捕而逃到山上的情節，被認為是影射鹿窟事件。

在共黨主要幹部均獲赦免的情況下，礦工領袖蕭塗基被視為首謀，鹿窟案卷的正式名稱就是「蕭塗基等叛亂案」。父親被槍決後，蕭敏次在屈辱與羞愧中度過童年，直到倖存者陸續刑滿釋放，說起蕭塗基如何寧死不屈、為保護其他人而死，他才慢慢建構出父親的英雄形象，但這與官方紀錄的巨大斷裂，始終困擾著他。

缺失的真相促使蕭敏次踏上旅程，在《尋找蕭塗基》的片尾，他佇立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紀念碑前，看著蕭塗基的姓名與卒年，在淚水中對著空氣揮拳。《尋找蕭塗基》的重要提醒是，即便目前已有大量政治檔案公開，但對家屬而言，「真相」仍然混沌不明。卷帙浩繁構成他們與真相之間的阻礙，沒有人告訴他發生了什麼、為何發生、誰應該負責，一切仍只能自己行動。

蕭敏次在 2017 年參加了監察院主辦的鹿窟村民見面會，開始主動接近這段歷史，但檔案卷帙浩繁，讓他有種無力感。2021 年他主動尋求媒體專訪<sup>4</sup>，揭露困苦童年與對父親的複雜情感，自豪、自憐、無力與憤慨等情緒，貫穿了書寫他的報導與影像作品。

在轉型正義工作中，真相是社會反省的基礎，其本身對受難者也能帶來撫慰。受難者與家屬在威權體制下承受消音、污名與排擠，而藉由大規模調查、

---

<sup>4</sup> 謝孟穎，〈白色恐怖最強大身影！他幼年喪父被稱「匪諜」之子 數十年才體悟父親「一人坦全村」真英雄面目〉（風傳媒，2021.5.10）。網址：<https://www.storm.mg/article/3659038>

研究，還原壓迫真相、肯認受難經驗，讓受難者的聲音被傾聽與理解，是他們應得的正義，也是社會重建信任所必需。

然而，一股腦把檔案文獻丟出來，並不能稱作「還原真相」，而必須有專業者投入精力與資源，還原檔案產生的脈絡、篩除系統性或檔案製作者的偏見、比對不同文獻的說法。最後，真相不應該孤立存在，而必須向公眾展示，使社會普遍知情。

行政院人權處在 2023 年舉辦「真相作為國家義務」座談會<sup>5</sup>，提出政治受難者一生對於「真相是什麼？加害者是誰？」有所探求。法律學者孫迺翊認為，國家有義務為真相權建構更堅實的法律基礎；社會學者黃克先則指出，政治檔案徵集等真相基礎建設機制，當前仍有待精進。

### 【聚焦臺灣】空白的記憶

事實上，蕭敏次是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（簡稱促轉會）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的接觸對象，2022 年促轉會解散後，一些助人工作者仍持續陪伴、建立信任。而本片導演鍾岳明、廖鏡文、林治文團隊在發想、策劃後，與蕭敏次溝通半年才展開此一拍攝計劃。

蕭敏次走訪了童年玩伴、親友，以及妻子兒女，他們的共同身份是「政治受難者／遺族」。有人親身遭遇政治暴力，被谷正文等情治幹部抓去強迫勞動（如陳久雄）；有人和蕭敏次一樣失去家人。兄姊被抓、滿懷不平的老人廖燦，過了七十餘年，還能完整唱出當年國民黨政府編的宣傳歌：「好好的村長你不當，強迫人民參加共產黨」、「大家快自首，跟著領袖走」。

---

<sup>5</sup> 行政院新聞處，〈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舉辦「真相作為國家義務：轉型正義新局」座談會 聚焦各國實踐及未來展望 擴大交流對話〉（行政院，2023.10.28）網址：  
<https://www.ey.gov.tw/Page/9277F759E41CCD91/b4508e35-c913-489b-bbab-728541924c1a>

這些記憶雖然深刻，但往往說不出口。原因之一是受難者或遺族認為事件很單純，沒有討論意義，如受難者陳久雄所說，「講到臭酸都是這兩句話，沒事情的事情，被弄成世界最大的慘案。」沒有討論，也就難以從其他人口中瞭解事情經過與事件的不同面貌。

但更深刻的原因則是，創傷常常難以描述，連對最親近的家人都不知如何開口。蕭敏次的兒子在片中表示，「父親（蕭敏次）不太聊，都是母親（蕭廖金嬌，父廖蕃薯被判刑 8 年）在跟我們聊這些事。」影片最後，沈默數十年的蕭敏次，終於帶著兒子參加人權館的導覽活動，走在紀念碑之間，偶爾停步指著某個逝者的名字告訴兒子，這是你阿公的親朋故舊。最後他停在父親的名字前，流著眼淚，雙拳砸向空中，用力吐出一口不甘的濁氣。

旅程中途，導演曾問蕭敏次，拜訪這麼多人之後，對父親是否有多一些了解？蕭敏次略感茫然說，「也沒什麼大改變，算了吧。我現在思維比以前更不清楚，也講不出所以然，越講越糊塗，我也不想講了。」

這段話既體現了創傷難以名狀，也是蕭敏次記憶逐漸退化的跡象。片中不但有蕭敏次造訪失智門診的畫面，還有他差點把車開到鹿窟的山崖下，對救援者面露無助。蕭敏次一邊試圖牢記數十年前發生的事件、努力拼湊父親的記憶，一邊對抗退化衰老的肉體，但仍逐漸失去日常生活，殘酷地印證了米蘭昆德拉的名句：「人類與權力的對抗，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。」

由於創傷隱藏在記憶與情感中，幽微難見，需要專業而細膩地挖掘、指認，才有後續平復的可能。在台灣，促轉會與衛福部規劃的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，目前在全國共有 4 個據點，安排助人工作者陪伴家屬、規劃聯誼活動、

扶助生活需求，藉由建構讓受難者家屬能被傾聽、卸下污名的安全環境，與彼此、與社會產生連結。<sup>6</sup>

受難者的訴說、社會不帶偏見的傾聽與理解，對這段療癒之路至關重要。小至參與受難者的分享活動，大至使用多元媒體或藝文創作轉譯受難者的生命故事，只要能讓一般大眾多認識、同理一位受難者的個人經驗，就能讓轉型正義多邁進一步。

### 【延伸閱讀】

- 謝孟穎，〈白色恐怖最強大身影！他幼年喪父被稱「匪諜」之子 數十年才體悟父親「一人坦全村」真英雄面目〉，風傳媒，<https://www.storm.mg/article/3659038>，2021 年。
- 〈陳政子女士訪問紀錄〉，《獄外之囚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（下）》，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，2015 年。
- 林正慧，〈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連結：從民間反抗的角度看〉，《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》，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，2015 年。
- 林傳凱，〈左翼、地下、血的預感——五〇年代給青年的邀請函〉（《讓過去成為此刻：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》第一卷專文導讀），報導者，<https://www.twreporter.org/a/bookreview-taiwan-white-terror-novel-1-guide>，2020 年。
- 薛月順，〈導言〉，《鹿窟事件史料彙編》，國史館，2020 年。

### 【參考資料】

- 〈鹿窟事件園區紀念館設立調查報告公布版〉，監察院，2017 年。

---

<sup>6</sup> 衛生福利部，〈衛生福利部辦理轉型正義業務 112 年度推動成果〉（衛生福利部，2024.6.28）。衛生福利部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專區網址：<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MHAOH/lp-6483-107.html>